



QINGNIAN
MEIXUE
BOSHIXUEWENKU

主编 / 程孟辉 丁 冰

朱志荣 / 著

中国艺术哲学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DONGBEI
SHIFANDAXUE
CHUBANSHE

青年美学博士文库

程孟辉 丁 冰 主编

中国艺术哲学

(古代中国人审美意识的哲学根源)

朱志荣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艺术哲学

本书列入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教委“九五”出版重点选题，吉林省1996年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青年美学博士文库

**QINGNING MEIXUE
BOSHIWENKU**



(吉)新登字 12 号

青年美学博士文库
中国艺术哲学
ZHONGGUO YISHU ZHEXUE
朱志荣 著

责任编辑：于 水	封面设计：魏国强	责任校对：邢 申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省吉新月历公司印刷分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印张：5.75	199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142 千	印数：3 001—4 500 册	

ISBN 7-5602-1941-1/B·30	本册定价：9.20 元
	全套定价：140.41 元

出版者言

美

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艺术中的哲学问题。因此人们又称美学为艺术哲学。也就是说，在哲学这个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体系中，美学是与文学艺术关系最为密切的，甚至可以说，美学是文艺发生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之一。美学的萌芽和发展在中国源远流长，两千多年以前的先秦诸子著作中，就已有探讨关于美学问题的言论和著作。但美学得以从哲学的附庸地位独立成为一门科学，却是 18 世纪中叶由西方理论家完成

的，其传入中国到如今也只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早期的中国美学是在古典文艺遗产中所含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美学，试图将它们融合起来，开始探讨文艺的审美特性，成为中国美学兴起和发展的前奏。美学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并形成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至于在本世纪 50 年代和 80 年代先后出现两次美学研究的高潮。应该说，老一辈的美学家，为中国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筚路蓝缕、玉成大功的贡献，他们无愧于自己的时代。

改革开放所驱动的精神文明建设蓬勃发展，使得美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中国不仅出现了色彩纷呈的绚丽局面，而且也显示出了光明的发展前景。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涌现出一大批学贯中西、术业专攻的年轻学者，其中还有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美学研究者。他们以新的知识结构、思维方法和美学观念，立足于中国美学的现实需要，面对现代信息高速公路上各种相邻学科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脚踏实地地为建设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学而不懈地耕耘和收获着。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是他们的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以他们为前卫的年轻一代学者身上。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预测，我们下决心策划出版这套《青年美学博士文库》，企盼能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现在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是《青年美学博士文库》的第一辑，这 10 部著作是在大量书稿中精心选择出来的。在这套文库遴选的过程中，我们满怀欣喜地收到了祖国各

地的大量来稿和信件，许多美学博士都愿意以自己的得意之作加盟这一美学工程，为本文库增辉添色，充分显示了新一代美学家的出色潜质和历史责任感，这使我们在遴选书稿和确定选题过程中既感奋不已又勉为其难。在此次付梓的这 10 部著作中，既有对中国美学的宏观论述，又有对本世纪中国美学的总结和回顾；既有对传统美学理论的研讨，又有全新的美学范畴的建树；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创始人的研究和传评，又有对世界艺术美学的介绍和述评；既有对具体门类艺术的研究，又有对美学原理和本体的探讨。

鸟瞰这 10 部著作的宏观面貌，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年轻学者们清醒地意识到当代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那便是从现实社会的审美需求出发，总结和借鉴历史上的审美实践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探求和树立当代社会所需要的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并同时把研究的视点指向未来的新领域和新高度。是否可以这样说，这 10 部著作的问世，总结和凝结了中国几代人美学研究的结晶，显示了当代美学理论的先锋性成果和研究水平，在 20 世纪的超前意识中应该蕴涵着 21 世纪的曙色。

令人欣慰和倍受鼓舞的是，这套书得到了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荣幸地被列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教委的“九五”规划选题，这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出精品和做贡献的决心。据我们所知，《青年美学博士文库》在国内（抑或也包括国外）尚属首次出版，在中国美学研究处于

人所共知的艰苦时期，一次性将 10 部著作奉献在读者面前，也算是隆重推出罢。也正因为如此，这套书在选题、编辑和印制诸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恐怕难以避免。由于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时间的仓促，加以我们并非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在就教于大方之家的同时，也诚挚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写在《青年美学博士文库》 出版之际

程 孟 辉

美

，是人类探求的永恒主题。

千百年来，人类为探求美的本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老子、庄子时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无论是希腊还是中国，无论是世界的西方还是东方，人类始终没有终止过对美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探索和研究。历代的美学思想家们，他们在吸

取和继承先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拓宽和深化美学研究的领域，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建树，有所前进。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观念形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反映在美学领域，情形同样也是如此。早在上个世纪中叶，俄国著名美学大师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已经明确指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标准和审美需求，只有新的美才能满足他们日益发展的审美趣味和鉴赏心理。这种审美意识的发展无疑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现实的审美需要出发，借鉴历史上的审美经验，博采众长，以树立适合我们时代要求的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人类对美的认知和了解，对审美意识的认知和了解，正如对任何其他客观事物的认知和了解一样，都是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美的认识和看法，新时代的美学观，来源于新时代的现实。换言之，时代的发展和更新也意味着必将导致美学观念的发展和更新。在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的美学理论研究固然不能割断历史，但我们更应该强调把理论研究的目光探向未来和新的领域。当然，由于美本身是一种极其复杂奇妙、变化万端的现象，它不仅具有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而且涉及的领域又非常广泛，因此，美学研究的任务是复杂而又艰巨的。作为以揭示美的本质为己任的美学工作者，我们理应对此有足够的认识。我们应穷尽毕生的精力去探索美的规律，寻求美的真谛。

然而，纵观美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尽管东西方古代思想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对美和美感等问题进行哲学的思考，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其历史还很短暂，是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嘉敦（A. G. Baumgarten, 1714—1762）于18世纪中叶发表了他的《Aestheticus》一书，从而宣告了美学的诞生（它从此由哲学中独立分离出来）。因此，美学在我

们国人心目中，无疑是一门外来学科。它传入中国也只是约一百年的时间。19世纪末，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出现，一些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在熟识中国古典文艺典籍的基础上，大胆地吸取近代西方（尤其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美学成果，并开始用一种新的审美眼光和研究手段探讨文艺的特性和审美本质等问题。此外，从本世纪30、40年代起，宗白华、邓以蛰、朱光潜等先生继续对西方美学予以介绍和研究。可以说，这些学者是将西方美学传入中国并为当代中国的美学研究奠定基础的先驱。然而，这只是美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前奏。在中国，美学研究真正蓬勃开展则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只有在这个时期，我国的美学研究才从量的概念上见出了规模，从而在质的方面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曾先后出现过两次美学研究的高潮。这两次高潮的兴起使美学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高潮中，由于受改革开放形势的驱动，使本已荒芜沉寂、萧瑟凋零的美学园地又重获生机，从而使广大的美学工作者重新看到了美学发展的广阔前景。这期间，大量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介绍和引进，给我们的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从而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各种美学思想和观念一方面极大地冲击和改变着我国长期封闭单一的研究格局；一方面又影响和改变着研究者的思维方法、美学观念和知识结构，促使研究者对已有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调整，从众多的美学理论中汲取营养、获得启迪，从而引导我们从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去思考和研究美学及其对象、范围等问题。另外，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对美学的扩张和渗透，各种相邻学科的交互影响，使我们有条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界和文化史、艺术史、哲学史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对美学作

全面、系统的考察，从而综合概括，获得提高、创新和发展。这也就规定了我们中国的美学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走自己的路，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手段，特别是在如何对待我国自己的民族美学和如何对待外国（尤其是西方）美学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取长补短，为我所用。

我们在总结中外美学思想发展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美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经坎坷和曲曲折折的。的确，美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起步是较晚的，但其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恐怕也是为现世所罕见的。尤其是进入80年代，美学热几乎达到了时代的峰巅。但不久，这股骤然而起的热潮便在汹涌的商品大潮袭来之时，迅即呈退落之势。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在美学界，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朋友感叹：美学已跌入低谷，其前景黯淡。那末，美学的现实境况究竟如何？这个问题必须由美学历史发展的现实本身来予以回答。上面所说的那种所谓美学低谷的论点，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但细细辨析，结论恐怕未必如此。首先，我们应该从概念上搞清楚：何谓“低谷”？所谓“低谷”，显然一定是相对于“峰巅”而言的。我认为，在十年浩劫期间，美学才是真正跌入了低谷。那时，“美学”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而受到无情的批判，偌大的中国，竟连一本美学专著都未见问世，国人也皆谈“美”色变，正常人的心灵被扭曲。在这种爱美之心不许有的非理性年代，美学界才是真正到了万马齐喑的低谷状态。进入80年代，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我国的美学研究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学者们先是 from 浩如烟海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中选出一批富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名著译给国人，并在大量吸收外来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美学研究的具体特点，撰写出不少具有时代意义和民族特点的力作。此外，除了学者们在学术上所起的那种导向性作用外，广大的民众也为

80年代中国美学热潮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经受了十年动乱之苦的国人，怀着对幸福人生重建的愿望和对美好事物热烈追求的心态，不同程度地自觉不自觉地介入了这场美学热的大潮。然而，任何一位有识之士，只要能冷静地谛视和观察当时这种现象，分析它的生成根源，那末，他就会不难预料这种现象的发展趋势将是什么。客观地说，这种美学热的出现是一种特殊现象。尽管这种现象持续时间不长，但它的产生却带有某种因果必然性。因为，它是对十年浩劫期间美学低谷（或曰美学被压制）的一种自然性反弹。说到底，这种现象是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产物，并且，其中带有相当大程度的盲目性。这股热潮后来之所以很快冷却下来，其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学既然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它本质上还是哲学的，它毕竟带有根本的思辨特性。而艰深的美学研究任务也不是为任何一位未经专门培养和训练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或胜任的。说到底，它毕竟是属于少数专家、学者们研究的。因此，就今天的中国美学研究的现状而言，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它既不是处于高峰，也不是如有些朋友所言那样处于低谷，而是处于对前些年在特定时期由于反弹作用而出现的暂时的美学热的一种合理的（或曰理性的）“回落”，或者说，它已基本步入了一种正常的发展状态。当然，尽管目前也常听到有些学者抱怨美学研究步履维艰，美学著作出版困难等等（的确，这是实情），但应该看到，这不单单是美学一家的境遇，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不都是如此吗？但尽管这样，不是还有不少学者的美学著作仍然通过各种途径，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在陆陆续续得以问世吗？我们这套《青年美学博士文库》的出版，不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吗？

《青年美学博士文库》是在世纪交替之际与广大读者见面的。这套文库能在这样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特殊历史年代问世，足以使我们感到激动和欣慰。本文库的作者队伍基本上是一批脱颖于

世纪末的时代骄子——一群学有所长的年轻博士学者。这里的每部著作都是作者长期研究、思考的结果，它们凝聚了作者本人以及他们的导师和学友们的智慧和心血。这些著作都是经由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和教授审阅、推荐，并经作者本人反复推敲、修改的工力之作，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水平具有一定的先锋性。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库的选题原则是不拘一格。从目前本辑所收的10部著作来看，它们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和具体的门类艺术（史）的研究，也有美学原理方面的研究，等等。

为了更有利于广大读者对此文库的整体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以便在阅读时有的放矢地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兴趣爱好有所选择，我在这里有必要就本文库每部著作的内容特点作一提纲领式的扼要介绍。

先谈谈为人们所感兴趣的修辞论美学问题。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关于修辞论美学专题的研究一直很少有人重视。令人欣喜的是，王一川（我国新时期第一位文艺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写出了第一部专门论述这一专题的著作，他的《修辞论美学》在分析中外美学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走出经典美学体系”和“走向修辞论美学”的新思路。此著创造性地在理论与批评的结合上阐释文艺本文与文化语境的互赖关系，显示了内容形式化、体验模式化、语言历史化和理论批评化等特色，从而对修辞论美学作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索。该书尤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卡里斯马典型、90年代电影领域的张艺谋神话、近些年审美文化中的杂语喧哗、启蒙和沟通等新问题，作了深入的修辞论阐释，视角新颖，见解独特，在美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勇于突破和创新的锐气。

傅谨（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感性美学》，旨在阐述一

种人性的美学观。此书凝结了作者多年来从事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阅读此书,我们不难看到,作者由审美感受的构成与体验、审美能力的生成与功能实现、审美过程的心理剖析等自从美学诞生以来就众说纷纭的难题入手,从心理与文化两个角度展开对美和美感的深入探讨,因而包括了那些在美与艺术领域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美学问题的独特思考,并且通过对某些艺术、自然领域中的个例分析,使得这些思考避免了在纯粹理性领域中推演的枯燥与艰涩,同时,也获得了时代性。

封孝伦(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20世纪中国美学》以一种崭新的视角,通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宏观把握20世纪中国美学思潮的发展历史,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审美思潮的主流。此著并非空泛、抽象地就美学理论谈美学思想的发展,而是与特定的时代审美场、审美创造联系起来综合思考。因此,使此著所选的美学思想史具有立体、丰富、生动的特征。此外,此著还把20世纪中国美学主要看成崇高的崛起与衰落的历史过程,而崇高美思想的历史和逻辑展现又分为悲剧美时期和英雄美时期。此前有一个从古典和谐美向崇高美转型的时期,此后有一个从崇高美向自由美转型的时期。这样,它就把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分为“转型”、“悲剧”、“英雄”和“自由”四个阶段。这样的阶段划分,比较符合中国审美思潮发展的实际。值得提及的是,此著首次提出了“审美场”的思想,认为审美创造取决于审美场,而审美创造同时也制约审美理论。此著对20世纪文学艺术史和文艺批评史的逻辑构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学习和研究近现代美学思想史的朋友们来说,尤其值得一读。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志荣先生的《中国艺术哲学》,以较为简洁的笔法对该书的主题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证。此著认为,中国古人将艺术境界视为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中国人的艺术观念

体现了主体的生命意识。他们从天人关系出发来看待艺术，并将艺术作品的结构视为一个生命整体，同时，他们还强调艺术心灵的身心贯通，认为艺术家对外物的体悟只是一种超感性的体悟，即基于感性生命又不滞于感性生命本身的体悟，从中使主体的感性生命受到感发，并通过艺术创作而实现心灵的自由，艺术家在感悟过程中，物我是双向交流的。传统的文化形态在艺术发展过程中有着中介意义。中国艺术的发展，与古人素来注重消化和兼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该书是在上述特征的基础上对艺术活动的主体、艺术作品的本体及其特质以及艺术发展的诸规律进行探讨的。它对于长期从事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和朋友们会有较深刻的启迪作用。

熟悉中国美学思想史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古代的魏晋美学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上承先秦道家美学，下启宋元禅宗美学，继往开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个性，并对此后的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美学因此成了中国美学理论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张海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玄妙之境》正是在深入探讨魏晋玄学美学的哲学背景——玄学的产生、发展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分析了魏晋玄学对这一时期文学、诗学和艺术理论的影响，揭开了玄学精神与魏晋审美思潮的内在关联，澄清了若干为以往学界所纠缠不清的难点，从而将此课题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碧辉女士的《文艺活动创价论》主要是从文艺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入手，对文艺活动的本质、特征、功能、文艺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等文艺理论中争论不休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提出了独到而又新颖的见解。该著认为，文艺活动是人们以直觉的、整体的和综合的方式把握客体对象并在此基础上以象征性符号形式创造某种蕴含着新价值的艺术形象的精神性实践活动。换言之，文艺活动是以象征性符号创造精神价值的

精神性实践活动。它的过程是主体与对象进行双向精神交流和价值建构的过程,它把握客体的方式是一种积淀着理性的感性方式。该著把这种观点称为文艺主体创价论和文艺主客交融论,以区别于以往的那种文艺反映论和主体论,并力图克服后二者的缺陷,对文艺本质等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说明。该著对文艺的主体性和客观性的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文艺主体构成的个体——集体——类三层次说,分析了构成文艺主体的生理和社会基础及其构成要素。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分析之后,该著对80年代中后期围绕文艺的主体性所进行的文艺争论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文学解释学》一书是目前国内全面系统研究当代文学解释学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专著。此著将西方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资源与中国传统美学、批评理论融合汇通,展开了建设当代中国文学解释学的有益探索。此外,它还对当代文学美学中的一系列重大论题(如文学美学的范式及其演变、当代对话主义与主体间性的出场、阅读进入文学本体、主体思维的分裂及游移视点的运作、文学阅读中的张力结构与接受度等)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深入论述。应该说,这是一部富于启发性的新作,值得一读。

北京大学彭锋先生的《生与爱》,主要是对影响古代中国人审美意识的两个基本概念——“生”与“爱”作重点的研究和考察。此著认为,中国古典美学的诸多特征从根本上都可以还原到上述两个观念。“生”与“爱”不仅是中国美学的基础观念,而且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观念,正是由于中国哲学与中国美学在基础观念上的相通,才使中国哲学具有更多的泛美学色彩,这种泛美学色彩不仅体现于一些基本的哲学观念具有浓重的美学意味,而且体现于中国哲人所崇尚和亲身实践的艺术人生。此著之所以把“生”与“爱”视为人类最普遍的观念,其根据是:作者坚信中国古典美学